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八仙得道
第四十四回 幽州地師徒談往事　東海中徐福立新邦

卻說鍾離權見了鐵拐先生，拜伏於地，叩首不已。鐵拐先生忙著費長房將他拉起來，笑道：「恭喜你，如今才得了真正的師父了。是我冒失，妄居師位，心中很惶愧的，你卻何罪之有？」鍾離權見鐵拐先生如此說法，益發覺得不安。但他出身山野，生性又極忠厚，從不會說客氣話兒，心有未安，只會面紅耳赤，舌噤氣結，情形非常難過。鐵拐先生已知其意，不覺大笑道：「你以為認了新的師父，我這錯認的師父便和你割席分襟起來，斷絕來往了麼？須知你我原屬同門，本來只是弟兄關係，論理你做弟的遇貶下凡，做兄長的有個不盡力維護照拂的麼？我這次下山雖還有旁的事情，可說一半兒都是為你，為你就是要點醒你，指教你，扶植提攜你，使你不昧本來，早脫凡塵，早昇天界，只要把這些事情辦了，我為你的責任已完，何必斤斤於師生兄弟的名義之間。難道我做了先生就肯管你的事，做了兄長倒反棄你如遺，不問你的好歹進退了；更難道你要做我學生才能得我指教提拔的好處，做了我的師弟就不能領受我這番栽成之德了？就說世俗之見，動不動講感德報恩，我們都是超出凡俗之人，休說講不到這些事情，即使真要感激圖報，也只要你能夠明白我的苦心好意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努力修持，早歸仙班，使我對你的責任也好早一日完了，我的一番苦心也早早得個交代，這就是你報恩第一個辦法了。別說我咧，就論你新認的祖師，他有那樣地位、那種道行，難道還希望你報答？所指望者還不是我才說的幾句話兒。可見為師、為友、為弟兄，實事和結果，全是一樣，你還介意些什麼？」這鐵拐先生滔滔而談，又懇切又誠篤，又於謙讓之中顯有慰勉之意。　　兩面坐著的仙姑和費長房都感歎不已。鍾離權卻越發自覺兀自難安，額角上濕涔涔的流下兩行愧汗來。鐵拐先生卻還在接續說下去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名義上不能不正。從今為始，你該改口稱我師兄，和大姑娘一般稱法，我也改口叫你師弟，好在前生本來如此相稱，如今只算得回覆原狀。」說畢大笑。誰知鍾離權聽到這裡，忽然滿面淚痕，走近鐵拐身邊，伏地大哭起來。這孩子出世以來，經過多少危險災難，若說痛哭流涕，自有知識以來，怕還是第一次兒。鐵拐等三人自然都理會其意，只見他哭了一會，大聲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粗口夯舌不會說話，師父今天說的自然有師父的大道理，就是東華祖師他也如此說法，但是事實盡管恁地，弟子心中卻總覺非照舊稱呼心中萬萬不能安適，也不光是稱呼，還要師父待我仍和從前一樣，弟子與師父也與先時無別，如此弟子才得安心用功，領受師父的教訓，不負師尊的期望；要是不然，弟子敢情一定得不到一些益處，白費了兩位師尊的苦心，還是趕緊回頭歸至家中，跟爹爹打禽獸去好得多了。弟子只會說這幾句話兒，也不曉什麼叫做客氣，橫豎這不是講究客氣的事情。弟子言盡於此，此外的話，要說也不會說了。師父要不答應我，索性也不必做我的師兄了，還望師父原諒。」

鐵拐先生見他說話雖然不文，卻是□分懇切質直，越見他天真無偽的好處，一時又不好駁他，正在為難，卻有何仙姑、費長房二人看不過去，出席代求說：「師父和師弟說的都有至理，不過師父教他修道，還要慢慢的提拔照拂他，那是實在的事情，不比一句空論的話兒可以敷衍了結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名義上當然更無愧怍，好在三教中以一人而從師多人的其例極多，所以說聖人無常師，正指此理而言啊！如今師父和權弟既各有意見，某等情願作個居間之人，請用執中辦理之法，師父事事謙讓，自然不肯再居師位，不妨照前生輩份稱他一聲師弟。權弟呢？明明是從學弟子，更不妨盡以師禮相尊，一切都照原約，有何不可？」鐵拐先生只得答應了，笑道：「這孩子如此倔性，教我也沒有辦法，好在東華帝君也能知我不是好為人師、目無前輩、故為僭妄之人，一定能夠原諒我的。權兒如今可以起來了，還哭什麼呢？」鍾離權還覺不大妥當，又說：「既然師父已經承認居於師禮，怎又以師弟稱我？不但我不好答應，也怕給別人笑話，說我做弟子的狂妄，反說師父太過謙虛，這也不是道理呀！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罷、罷，不用多纏了，橫豎我隨便喊你阿權、權兒都可以的，你也胡亂答應著就完了，論理仙家作事要名正言當，不得如此馬虎，但今日之事不比尋常，也得稍稍通融些兒。這不完了事啦！」

鍾離權方才起來，他還沒有見過費長房，鐵拐指給他們相見過了，方笑對他說：「我派你去接長房，實在是要試試你真正膽力，有膽有力還不以為奇，須要出以仁厚，行以義俠，難為你都幹得不背我心。還有一件小小過失，你祖師已經指戒過了，不必再說，當時約略一算，算定你遇到妖鬼之後，一覺夢醒之時，即長房回來之際，兩人當在山中遇到，所以著你去迎接長房者，實即斷準你可以和長房一同歸來。哪知次日天暮時分長房果到，而不見你同來，這才發生疑慮，重復默運玄功，細細一算，才又知道東華帝君又利用這個時機，派遣白虎將你迎去。究竟帝君道法高深，非我輩所能及，但是一言之失又種再世之緣，帝君也可謂自討苦吃；而在你卻不能不算是意想不到，萬載難遇的奇緣大福。大概你追隨祖師年代不少，祖師救人救世，立德立言，功蓋宇宙，道侔帝天，你只是一童子身份，相從既久，勞績自多，所以一經轉世為人，反有那樣的奇遇。要之仍是祖師的福蔭，決非偶然之故，不可不明白的。」

鍾離權聽了，自然完全明瞭，只見兩位師父事事都能不見而知、不聞而得，彼此相測不差釐毫，不覺於驚駭之中又添出□分開心的念頭來，一霎時間稚態又完全呈露出來，忽然跑近鐵拐先生身邊，似漆遇膠，黏住了他的身上，笑得渾身亂顫，說道：「想不到你兩位師尊都有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在你倆身邊做弟子可是真不容易，稍許有些壞處，我們自己還不曾明白，敢則你倆的什麼掌心雷兒已到了我們頂門兒上了。」說罷，又連連搖頭咂舌的說道：「好厲害，好厲害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」

幾句話兒說得鐵拐等師徒三人哈哈大笑起來。鐵拐先生便一手拉住了他的髮髻兒，一手拉住了他的小臂膀子，也笑著安慰他道：「孩子，你的見解不錯，做人是要這般小心，修道更該格外謹持，但我要進一步教訓你，修道在己不在人，畏罪怕責，不敢疏懈，不能說不是懷刑守法的君子，然而人品之中已落下乘，好像用功修道，不是出於本心之所願為，乃因畏懼罪責之故，不敢不如此做，那豈不成了有心逃塾、無計脫杖的頑皮童子嗎？」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鍾離權又首先笑起來道：「我不過這麼說罷了，誰又那般不習好呢？」鐵拐先生和仙姑等又失笑起來。

先生又道：「這是一層道理，還有一句話也是你說錯了的，神仙規律和人間法令一般，也有輕重之分，按罪名大小為準，則如你說動不動就用雷擊，一個凡人能禁得幾回雷火，難道為些小事情也處以這等極刑，那不比當今的昏皇更厲害了麼？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才說的都是戲言，但戲言也要有個分寸，方不被人輕笑，如遇緊要關頭，簡直有一言之失，可以釀成彌天之禍的。你不見昨兒你那祖師的事情麼？在他原早有此心，偶一失口，言如矢發，不可挽回；究其本根，仍在平日的心緒，不一定在於失言，但心藏於內，口發於外，藏於內者尚可暫為延緩，一輕出口即成發動之機，到了時機成熟，雖有天帝之力，不能羈延片刻，豈不可危，豈不可懼？」這一番話把鍾離權說得半響不敢做聲。

鐵拐先生又囑咐道：「阿權，這事乃是天機，不能漏泄，千萬不得胡亂講說，說出去是有犯天條的。」鍾離權諾諾稱是。何、費二人正想請問其事，至此也不敢再言。

鐵拐先生又對鍾離權笑道：「你在途中遇見的兩妖，一是白狐精，就是年長的炎道人，還有那個冷深，卻是一隻兔子修成氣候的。狐性多詐，兔性本刁，雖然能夠變幻人形，有些道法，究竟不脫本性，所以一見了你，就想於中取事，將你來利用一下。他們豈不知東華祖師是天上顯爵金仙，和他們邪教絕對不能相容，偏要混充正道，把你當個傀儡兒玩；還有那個老道，他們所稱為師叔的，這卻並非禽獸轉胎，乃是一個當盜頭兒的，其人名李壁虎，綽號就叫壁虎，因他驍勇絕倫，又能飛簷走壁，這人犯案極多，害人無算，後來忽然省悟前非，棄業出家，居然也被他修成現在的地位，算得通天教主派下的大有能為之人。他們把秦皇派遣入海的徐福半路攔截起來，略施妖法，哄得徐福信為真仙，便把皇帝的敕書交付他們。他們自來咸陽見駕，卻把徐福等一行數□人丟在一個海島上，幸而遇到我師兄縹緲、火龍兩真人，憐他們誤入陷阱，窮無可歸，方施大法力替他們建立村子，運去五穀種子並蠶子桑樹等類，使他們可耕可織，從此也不必再回中國，日久繁殖起來，大可自成一國，傳世勿替。一則因那徐福心地頗佳，況為我教而

去，雖然被誘上當，還該格外垂恩，以示我教博大仁慈之至意。二則秦皇殘忍成性，徐福請去的妖人久後必露真相，真相一顯，妖人不能立足，徐福必得欺君之罪，所以不令他回國者，也有一番維護保全之心。聞得此次兩位真人為他的事很費了一番心機，並還替他下海一趟，招呼龍王父子夫婦，因該島綿亙南北，直伸東海之中，成個狹斜之形，風浪一起，兩岸居民必受大害，該島形狀既屬狹斜，兩岸一去，中間腹地所餘有限，分明便去了全國的一半，因此特囑他們格外照料，免被災厄。惟海中風浪雨水都有定量，該島兩岸的風浪減小，必將所減的數量移到距岸較遠的大海中去，於是大海風波反比從前更大，以後中國船舶如要到島中去卻要冒大險了。火龍真人說得好，他道：「該島孤懸海外，靠著仙法栽成，自守其土，足夠生活，萬一受人侵略，只怕難以招架，得此天然風浪作個屏蔽，卻算一個絕好的自衛之法。』我們對於徐福，原用不著如此出力幫忙，所以然者，也欲留些紀念於大海之中，藉示我仙術之無邊耳。」

鐵拐講述至此，何仙姑笑問：「如此大島，以前難道沒有居民？就靠徐福帶去的數□童男女，若要繁殖起來，倒也很不容易咧。」鐵拐先生點頭道：「聽說島中居民還是上古時代的情形，將來繁殖丁口，自然以這班童子為本根，但因急求孳生之故，不免有婚姻太早的弊害，若照人生體氣和生理而論，只怕不得強種，因此兩位真人又面囑龍王，特派水府醫官搜求海狗陽道，制成一種健身強種之藥，交與徐福，分派給眾童子服食。有此一法，將來留下的人種反比別處來得結實，不過身體要比較矮一些兒，卻正可用短小精悍四個字的評語，這也是仙家的妙用啊！除此以外，還有一層無可如何的事情，是因婚姻配合，不按中國古禮，無父母之命，無媒妁之言，雙方慕悅即可任情苟合，更沒什麼人指斥他們不當。而且一男同時可與數女為婚，一女可於一時愛悅幾個男子，有今日相愛而明天相絕的，彼此便可任意所欲，另覓可愛之人。或是夫婦一死在前頭，續娶再醮，更屬極正當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這地方人口太少，又與外界隔離，不易與他國通婚，當道之人第一急務在於速速殖種，凡是可以多生人口的，便可什麼都不問。弊端之始，原因如此，往後必致淫風大盛，無法收拾，所謂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，作法於貪，弊必更甚，猶之乎這個道理啊！」眾人聽了，無不點頭歎息。

鐵拐先生又笑道：「你們瞧這批妖人可算得荒謬麼？光這徐福之事，我兩位師兄不曉得費了多少心血，才把他弄到這島國去，辟起土地，芟除草艾，做起一個新國家來。（下缺）

（上缺）他們竟能老著面皮，硬說又是他們的功勞，豈不可笑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正是這話，他們對弟子也是這樣說的。」鐵拐先生和費、何二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鐵拐先生又道：「他們既敢貪人之功，勢必還要實行他們卑劣手段，非要害得徐福等子孫吃他們的虧不止，你們瞧著罷！」三人聽了，都點頭嗟歎。鐵拐先生便問鍾離權：「可把他們給你的那個什麼寶盒兒取出來，大家玩玩。」鍾離權笑道：「師尊事事前知，那批妖奴還敢存心暗算，真乃不知自量的東西。」一面說一面早從懷中取出那個寶盒，給與鐵拐先生。但他玩心太重，同時就迫不及待地把那盒子開了開來，但聽「轟」地一聲，眾劍齊出，向鐵拐先生師徒三人分頭刺去，立時聽得啊呀一聲，即有二人受創撲地。

未知撲者是誰，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